

Z

G

W

X

D

X

21世纪
21SHIJI
ZHONGGUO
WENXUEDAXI
2009NIAN
ZHONGPIAN
XIAOSHUO

中国文学大系
2009年
中篇小说

◇主编 / 韩忠良 ◇本卷主编 / 孟繁华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21世纪
中国文学大系
2009年
中篇小说

21SHIJI
ZHONGGUO
WENXUEDAXI
2009NIAN
ZHONGPIAN
XIAOSHUO

◇主编 / 韩忠良◇本卷主编 / 孟繁华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孟繁华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9 年中篇小说 / 孟繁华主编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0.1

(21 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/ 韩忠良主编)

ISBN 978-7-5313-3497-2

I. 2… II. 孟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1302 号

2009 年中篇小说

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范丽颖

封面设计 冯少玲

版式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45mm×210mm

字 数 554 千字

印 张 17.375

插 页 2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497-2

定价: 30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序：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

——2009 年中篇小说现场片段

孟繁华

在 2009 年的文学话题中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，其处境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在网络文学和其他因素的冲击下，文学遭遇了真正的危机，拯救文学的呐喊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这夸大的危机论只是危言耸听的一种说法而已，我们的文学生活没有改变，它一如既往地发展。如果说它有变化，也是沿着作家的努力和我们的希望在变化。这一判断，在 2009 年的中篇小说中同样可以获得证实。

一、传统、现代与文学之桥

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中国当代文学一直沐浴着欧风美雨在前进。我们对 20 世纪以来欧美文学的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等前卫文学耳熟能详如数家珍。公允地说，80 年代以来的欧风东渐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准，写作技巧、文学观念的变化等，使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性有了空前的提高。时

过境迁，在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文学信心的同时，也调动了我们勃勃的文学野心。但悖论也来源于此：我们用什么去征服强势文学国家的读者，我们真正有效的文学资源究竟在哪里？新的困惑就这样如期而至，新的探索当然也没有终止。

多年来，惜墨如金的晓航虽然每年只发表一两部小说，但他游离于团伙或主流的探索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想法，都与众不同。他长于都市场景，但他是穿透都市红尘书写那些尚未被发现的隐形都市。这些隐秘的角落一经他揭开，我们竟目瞪口呆惊诧不已。因此，晓航是真正的现代之子，他的举手投足都是都市现代人的架势。他写都市小说用京剧的行话来说叫做“当行”，而不是“票友”，更不是“反串”。但这出《断桥记》与他以前的作品都大不一样。这是一部发生在城乡连接处的小镇的故事。小镇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：小桥流水、青石小路、淑女雅士、贞节牌坊……都是中国文化的奇观。既有静谧的传统生活，又与都市一箭之遥，文化深厚又不事张扬。文学中的鲁镇、乌镇、天迥镇，都是如此。《断桥记》中落玉川虽然历史不长，但它的小镇属性与悠久历史的小镇并没有区别。在这里上演的故事却意味深长让人歛歛不已。

在《断桥记》中，传统就是诗意。不仅落玉川的自然地貌一山一水，被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亦如此。落玉川的缔造者龙秋泉和他的女儿龙姗姗被描绘的形象是：

龙秋泉……他在世之时，是一个谆谆君子，他谦逊爱人沉稳坚毅，每天都在踱步、思考与古琴声中交替生活。人们记得，他最后一次抚琴是在久病之后，那一天他一袭白衣坐在桥的中央，桥栏之上依旧放了一个香炉，他点燃三炷香，待香将将燃尽，他挥动手指，倾尽全身之力抚了一曲自创的《落玉忘机》。

龙姗姗本身就是一个遗落在凡间的仙女，她与凡人决然不

同，她永远那样年轻貌美，那种美不会在岁月中驳落，会永恒地照耀在落玉川的每一个角落；她永远那样沉默宁静，那种沉静超越历史与时间，完全可以使自然自惭形秽，并停止生长；她永远那么善良而又充满漠然，似乎从不食人间烟火，生活在一个人们不可想象的空间里。

“现代”文明虽然也文质彬彬温文尔雅，但这个文明的背后似乎总与阴谋联系在一起：集团老板“林志峰头发花白，他身材高挑瘦削，外面穿了一件灰色的风衣，里面是笔挺的西装。他正十分认真地盯着鱼缸，丰绮妍走过去，和他一起并排站着，仔细看着鱼缸里唯一一条金鱼”。这条金鱼可不是普通的金鱼，它后来衍生的故事不仅出人意料而且一剑封喉。“现代”对封闭却又具有巨大开发价值的落玉川窥视已久。对开发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丰绮妍的描写是：

在机场转机停留时，丰绮妍打开了电脑。她准时收到了一个新邮件，邮件是一个与她相熟的公司管理人员发来的，在资料中，他证实，落玉川项目的建立远在十年之前。根据资料记载，林志峰曾经秘密派考察队进入了丝碧川与静碧川下面的大峡谷，那个考察队在谷底整整走了两天，峡谷之中植被茂盛，清泉不断，两天后考察队走出峡谷，发现外面竟然是江南平原。

丰绮妍看到这儿，感到了兴趣，她敏锐地想，未来，如果经过认真开发，以湖区处为入口，丝碧川与静碧川之下完全可以做成一个保有自然生态的大峡谷公园。后面的资料证实了她的判断，林志峰也是这种想法，他甚至还想到，等未来把各种商业设施完善后，待峡谷旅游一搞起来，完全可以把整个风景区包装上市。

于是，现代与传统的争夺在落玉川展开。我更感兴趣的是晓

航在这个纯属虚构的故事里，对传统与现代的态度。无论是落玉川还是龙秋泉、龙姗姗，他们是只可欣赏的，那里云雾缭绕的美丽、静若处子的安静、气象万千的琴声等，它离我们是如此的遥远，我们只能在想象中与其遭遇。但传统的先天缺陷——比如龙姗姗的黑白色盲限制了她的视野，她不能也没有愿望了解外部世界和现代的五彩缤纷；现代就是无边的欲望。按说林老板和丰绮妍开发落玉川，让更多的人欣赏这个世外桃源也没有错，但现代的精于计算并躲在暗处，总给人一种不那么磊落之嫌。无论是童童大脑中的芯片，还是金鱼色彩对龙姗姗的羞辱，都过于残酷甚至残忍。这就是现代。无论传统多么美好和令人眷恋，它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过去，都将被消费，这就是现代的逻辑。

在具体写法上，晓航也别有洞天。这里有现代小说叙述学，有武侠、有悬疑。琴童大赛高潮迭起、古筝曲谱眼花缭乱，细节作为小说的推动力量不动声色，内部结构极其严密。这显然是一部构思久矣的作品。我唯一感到欠缺的是，这应该是一部长篇的结构和内容，因此读来略感纷繁拥挤。但这仍不能淹没晓航个人对小说的理解与期许：“我一直以为文学是一个特别私人的爱好，虽然不至于像情人那样隐秘，但它至少不应该在世俗生活中常常被提起，更别说去获取什么可观的现实利益。我参与这种‘私人’的‘星际旅行’的一个主要愿望，就是通过非凡的努力，到达那种神的光辉可以照耀我的地方。因为理想的存在，我越是在现实中沉浸，就越是反对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。它使鸡毛蒜皮无限扩大，并以微笑的面容扼杀了文学应有的想象力。在我的观念中，文学的任务应该是这样：它必须创造一个迥异于庸常经验的崭新世界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解决之道。”^①而他看到一个意大利设计师的家居创意，“运用了中国的古典元素，但是不像我们的设计师那般还是用在家具或者物品上，其运用还是有形

^① 晓航：《以跨越现实的名义》，《小说选刊》2004年第5期，第5页。

的可见的，而意大利设计师的创作则运用了韵味，亮度，色彩，还有一种对于东方文化的感悟，是无形的，所涉及的标的也完全不一样。总之，我看了，很欣喜，真的与我心有戚戚焉！”^①的感悟，更是价值连城：对这一文学资源发掘的价值和意义巨大无比。也只有这样，一个“卖金属”的人才能够将一张古筝在纸上弹得上下翻飞——只因为他在文学中搭建了传统与现代峡谷两岸的文学之桥。

二、道德、伦理与都市布景

2009年11月10日至13日，《广州文艺》在广东从化召开了“都市文学”研讨会。“都市文学”虽然还是一个暧昧不明的概念，但与会者都意识到了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文学的巨大影响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都市文学的数量日益增多，不仅有都市生活经验的作家写都市，而且在其他领域展开故事的作家也参与其间。比如写三晋乡土的葛水平、写小镇“东坝”的鲁敏等，在2009年都将目光和笔触转移到了都市。但今天的都市早已不是欧洲古典的巴黎、维也纳或罗马。我们很难打捞出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，它像一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，光怪陆离难以捉摸。因此，中国当代都市的文化经验，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经验。这种不确定性，我们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书写中得到了确证。

陈希我的小说一直被争论不休，《冒犯书》《抓痒》《遮蔽》等莫不如此。引起争论的问题当然不只文学观的问题，它还密切关联着社会伦理、道德等问题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陈希我一直是一个不安分的作家，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。显然，他期待自己有所作为，期待自己能够突破庸常的文学书写，为文学积累新的经验。也因为如此，他的文学路向多少有些迷乱，不那么

^① 晓航：《关于〈断桥记〉》，中国作家网2009年10月16日。

规矩。我们应该尊重作家的选择和探索：我们焉知他的文学闯荡结不出正果？

但这篇《母亲》似乎略有不同，它讲述的是一个残酷和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：一个风烛残年的患病母亲，在生命的尽头，是延续母亲痛苦不堪的生命，还是停止治疗结束母亲的生命？这不一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情：母亲、子女、医生以及道德伦理、生命尊严、法律等，都扭结在一起。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使母亲之外的人都处于迷茫、困惑、两难或逃避、推卸的情境中。我惊异的是陈希我对生命最后状态和治疗过程细枝末节的描写：“心内注射。护士拿出一根穿刺针，比常见的针长得多。母亲的衣服被解开了。母亲裸露出了她的身体。光亮得扎眼，两颗乳头赫然在目。这就是我母亲的金贵的身体！我虽然出自这个身体，小时吸过这个乳头，但是对它的模样并没有记忆。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看母亲的身体。对母亲的身体，我只是崇拜，觉得它不可看，不可亵渎，它是我们心中的圣地。”但是，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，母亲的身体裸露出来了：

所以感觉难堪，也许还因为这身体的寒碜。乳房已经软塌，空布袋似的甩在腋下。整个身体白惨惨的，像一堆死猪肉，简直丑陋，我原来对母亲身体的美好想象整个被破坏了。它的主人要是有知，一定拼死把自己掩盖起来。可是她现在一点能力也没有。我们也没有能力。人到了这份儿上，身体只是一块肉，抢救的目的不过是让这块肉活起来。

然后一边是医生的奋力抢救，一边是母亲奋力的挣扎。当她被捆绑在病床上的时候，“我和二姐分别镇住她的左手和右手。她就蹬脚，把身体转过来，折过去。护士压住她的两腿。母亲的四肢被牢牢摠住，再也动弹不得。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手中颤抖，一如被抓住挨宰的鸡的脚，那与其是反抗，不如是无法反抗

之下的忍受”。生命仿佛悬在峡谷的上空，搏斗的双方有不同的诉求，一边是人道主义的救死扶伤和儿女的奋力挽留，一边是为了尊严的尽快结束。这样的场景即便是局外人也无法做出抉择。人最终要死去，但这远不是结束，还有儿女不尽的悲痛和怀念。生死的主题是小说永恒的主题，但陈希我的独特就在于他直面了这个残酷的过程，因此令人惊心动魄。

读过南飞雁的《红酒》大惊，惊讶的这是一篇出于一个1980年出生的青年后生的手笔。他对红酒文化的了解如同晓航对古筝乐曲的了解一样，不仅耳熟能详信手拈来，而且一招一式恰到好处。但那毕竟是洋玩意儿，贵族不是仅仅靠红酒打造出来的。简方平破碎的生活最终也没有整合起来，在中国的语境中，红酒只是一个象征、一个道具、一个身份的符号。与享用它的人的文化身份没有任何关系。

《红酒》写的是官场生活，处长与厅长的关系，党校学员之间的关系，个人升迁与省委常委偶然相遇的关系等等。但这些官场生活仅仅是《红酒》展开叙事的背景。南飞雁叙述的主人公简方平是一个官场顺畅但生活失意的中年人。他不是“官场小说”中与我们经常相遇的那类腐败堕落的官员，也不是卑微委琐的小职员。他“兵头将尾”的身份使他介于两者之间。作为处级的办公室主任，他要周全地照顾他的上级，接待无数检查或调研者。这种“头等大事”他含糊不得；但在下面具体办事的人面前，他毕竟是“头”，又有普通办事员没有的优越和满足，何况他又是一个有前景的干部。但这并不是小说主要的叙事诉求，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简方平的个人生活：一个离了婚的老男人的个人生活境遇和女性相处的过程与结果。“红酒”给简方平带来了好运：副厅长喜欢红酒，简投其所好因读法国文学对红酒一知半解却深得副厅长青睐。于是一路顺风地提了副处、正处办公室主任。这时简方平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奇迹，无数人热心地介绍各种女性，女性也皆因简方平的红酒知识、派头而心旌摇动芳心意属。但这个

热衷红酒的男人在相亲的道路上还是一无所获一事无成。

当然，小说的精彩处还是简方平与多个女性交往的过程，是对各种女性心理、性格、性情的描绘。功利而庸俗的刘晶莉、简单幼稚的教授女儿、同性恋者王雅竺、矜持而有洁癖的女博士等，都栩栩如生挥之难去。但写得最动人的还是与导游沈依娜的恋情。现在的小说已经读不到感动、浪漫和诚恳。男女之间的真情似乎在权力、金钱和利益面前全线崩溃荡然无存。但在简方平和沈依娜的“老少配”这里，我们读到了久违的真情。当然，小说的厉害也在这里。当沈依娜母亲出现的时候，小说才真正到了关节处：沈母不同意他们恋爱结婚，原因很简单，在这个监狱改造科科长看来：

娜娜很传统，结了婚就过一辈子的。你呢，今天在这儿给我拍拍胸脯，真露了马脚，你能躲过去不进四监吗？沈母的目光缝纫机似的，针头在他脸上来回扎着。恐怕不敢吧？就拿这红酒说，靠你的工资能买得起？你再看看这大厅里的人，有几个是自己掏钱的，有几个是干干净净的？你们这些春风得意的人，没几个经得起查的。不出事当然好，一旦出事呢？你别怪我说得难听，我是见得太多了，心里害怕。说实话，我真不在乎你年纪多大。父母也好，孩子也好，跟娜娜过一辈子的是你。我不图娜娜荣华富贵，招人眼红，我只图她平平安安的，到老了有个老伴在身边，知冷知热就行。我清楚得很，就算你进了四监，娜娜也不会离开你，她就是再苦也做不出那种事。可我是她妈，我不能让她冒险。

几经周折，这对老少配还是不甚了了。读过小说之后，对简方平的处境不仅同情起来，他虽然是个衣食无忧的官员，但也终究是个上有老下有小、心地不坏的老男人。他没有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结成连理，原因竟因为他是一个官员，这个曾被各种女人

追逐的对象，居然也是一个被放弃的对象。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。小说最后流淌的苍凉韵味，令人百感交集欲说还休。南飞雁在艺术上的少年老成、对世事洞察之深刻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鲁敏成名于“东坝”系列的小镇小说。小镇在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传说，一个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的文化记忆。鲁敏完全可以在这个独辟的领域轻车熟路地行走下去，我相信她还有欲说还休的意犹未尽。但2009年她却改变了方向，她连续发表的《饥饿的怀抱》《细细红线》和《羽毛》等都是书写都市生活的。这当然是一个新的挑战。这篇《羽毛》讲述的是一个与家庭伦理有关的故事，但它与都市红尘滚滚的外部生活不同，而是在具体的家庭情感生活中展开故事：单身的费老师、十六岁的女儿小茵、美术老师郝音及丈夫穆医生。

表面看这是一个难以构成关系的人物比例设计，但一切就这样发生了：费老师与郝音表面上是共同喜欢译制片的经典对白，实则是费老师在共同欣赏艺术的背后暗恋着郝音。十六岁的女儿小茵两三岁时丧母，她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。用她的话说，她只有遗憾而无悲情。于是，她开始了一个“成全”父亲的阴谋构想：她要主动接近或亲近穆医生而造成父亲有更多的机会与郝音独处。在她看来，穆医生这个“障碍”是配不上郝音的，他委琐、卑微，根本不像一个男人。这本来是一个孩子自以为是的想象，但她因皮炎在医院接触了穆医生以后，她居然改变了对穆医生的认识：

医院里，我惊愕地见到了另外一个穆医生、职业状态里的穆医生，这令我对他另眼相看，几乎忘了皮痒之苦。

——或许是那身白大褂赋予了他某种魔力，他显得自信、稳重，眼睛里露出平静的笑意。他在门口等我们，接着熟门熟路，带我们穿过各个走道与楼梯，来到他的办公室。这是中午休息的时间，但在他诊室门口，我看到病历已经摞得很高。我乖巧地表

示了敬佩，他平常地点点头：“是啊，有些病人喜欢挂我的号。”他的淡泊一点不像是装的，哈，奇怪，我竟然蛮喜欢他那股子熟稔的内行劲儿的呢。

这个改变使一个孩子开始陷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之中。与其说小说以女儿小茵的视角讲述了她所看到的父亲、郝音和穆医生的情感关系，毋宁说是小茵讲述了个人“疼痛的历史”。她的皮炎不经意地在小说中成为一个隐喻：她需要疗治，但她病症的神经性质，恰恰是一个关于疼痛的呈现与遮蔽的过程。疼痛是被发现的，一个更严重的疼痛可以覆盖和遮蔽原有的疼痛，那不是原有疼痛的消失。当更严重的疼痛消失之后，原有的疼痛还会出现。一个孩子内心的全部隐秘，就与疼痛构成了这样的关系。

吴君不厌其烦地书写着她“亲爱的深圳”。作为一个外来的“他者”，对一个城市做如此深入而持久的耐心剖析，不能说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《复方穿心莲》与“底层写作”不同，也与我们常见的都市小说不同。嫁给深圳本地人是所有外来女性的梦想，这不仅意味着她们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，有了稳定的日子，而且还意味着她们外来人身份的变化。但是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女主人公方立秋自嫁到婆家始，就没有过上一天开心的日子。婆家就像一个旧式家族，无论公婆、姑姐甚至保姆，对媳妇这个“外人”都充满仇怨甚至仇视。于是，在深圳的一角，方立秋就这样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。小说更意味的是阿回这个人物。这个同是外地人的三十岁女性有自己的生存手段，她是特殊职业从业者，与婆家亦有特殊关系。你永远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对人与事的态度也变幻莫测。你不能用好或坏来评价她，深圳这个独特的所在就这样塑造了这个多面人。这个人物的发现是吴君的一个贡献。但无论好与坏，方立秋的处境与她有关。在小说的最后，当方立秋祝贺她新婚并怀孕时，她将电话答过来说：

方立秋，其实我也有个事情对不起你。如果不是我多嘴，他们不会知道你在邮局寄了钱回老家，包括那封信也是我说给他们的，也害得你受了不少苦。这两件事，一直压在心里，现在，说出来，我终于可以好受了。

在这里，吴君书写了另一个底层。她们虽然同是外地人，同是女性，但每个人的全部复杂性并不是用“阶层”、“阶级”以及某个群体所能概括的。她们可能有某些共性，但在道德以及人性的差异性方面，她们是非常不同的。

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，李铁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对传统产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持久地关注，但他的小说不是“工业题材”。“工业题材”这个概念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，似乎国务院有多少个部门就有多少种题材。文学没有能力处理诸如工业、农业、军事乃至计划生育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充其量只是文学创作的背景。文学最终还是人学。那些见到工厂就指认“工业题材”、见到村庄就喊“农村题材”的人，不是愚蠢就是无知。李铁创作的背景是工厂，但他从来都在写普通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上下工夫。这篇《点灯》写得苍凉甚至凄惨：工人赵永春家境贫寒，谈了六个对象无一成功。最后“入赘”嫁给了“长在一个胡同里的”二十八岁还没有嫁出去的王晓霞。“嫁到”女方家里，赵永春的日子可想而知。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，当科长的岳父非常热情，每天晚饭一定要赵永春陪其喝酒，以至于使本来不会喝酒的赵永春酒量陡长迅速成才。还算平静的日子被大舅哥因房屋搬迁回到父母家而打破。忍无可忍的赵永春用极端的方法强行入住了不属于他的房子。好景不长的是，妻子王晓霞患了尿毒症，在自己母亲去世不久也撒手人寰。这时岳父每晚请他喝酒的谜底才揭开：岳父知道女儿身体有病，不想他们房事频繁。但患难夫妻在窘迫的日子里却恩爱有加，病危之际赵永春要回家为王晓霞取寿衣，这时：

王晓霞说，你要回家吗？他说是，我去取些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王晓霞说，天快黑了，楼道里黑，出来时别忘了把门灯点着。赵永春使劲点了点头。王晓霞已经气若游丝，她的声音只有赵永春一个人能够听见。

“点灯”是有故事的。赵永春当初并没有那么爱王晓霞，他不得已“入赘”王家。他有自己的对女性标准，比如白丽丽。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楼上的张女郎更符合他的女性标准。于是，每当张女郎下班将要进楼的时候，赵永春都为她将灯点亮，为自己的欲望对象他只能做这么多。事实上，他最后也没有越雷池一步。当赵永春回到家里看到昏黄的门灯，他心头又闪过了张女郎，但仅仅是一闪而已。

小说还是写到了苦难，不写苦难还能够写底层什么呢？但李铁的不同就在于，在苦难的另一头，底层人的善良、相互温暖的真情谊，仍然动人无比。在情谊日趋淡漠的当下生活中，李铁打捞出的恰恰是人性中弥足珍贵的东西。

葛水平的小说大多书写三晋乡土，2004年，她闯进文坛就掀起了一股热潮。2008年，葛水平忽然转向了都市生活的书写，她的《纸鸽子》对网络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做了敏锐的发掘。2009年发表的这篇《一时之间如梦》，则是一个我们难以预料的故事：一个如孩子般追寻梦想热爱先锋音乐的青年，毅然离别父亲追寻女友去了南方。他偶然地在出了故障的提款机上提出了不属于他的二十万人民币，这个意外的收获使他和另一个女孩子既兴奋又紧张、既想入非非又不知所措。但突如其来巨额金钱却改变了他们的关系：贺晓变得暴躁、易怒、蛮横，对他钟爱的女朋友马小丽任意伤害，甚至用茶杯砸伤了她的头。用马小丽的话来说：“我们的生活被它打乱了”：

贺晓变得更加任性和自我……多疑，不稳定，甚至到了对我动手的地步。他的身体病了……那枚爱情的水钻我要小心戴着。结果有一天它莫名其妙地丢了，他罚我跪在那堆钱面前，我饱尝了人性脆弱最无力的煎熬。我们在一起过夜，他倾注了过多的精力，他说他要把我的身体撕裂成巨大的伤疤。我们就看着钱，看着高出来的纸币，感觉不到它可以给我们换来一切，真正面对它时，才知道快乐和它的存在是两码事，好像是这样。我们总是在开始酝酿一件想好的事情中，然后，用不到半天时间就开始否定它。它的直接关系是，我们不能在有阳光的外面生活，放纵地做我们喜爱的事。一切都在屋子里，把不存在的事情想得似明天的希望就要来临一样，接下来，他开始怀疑一切……

金钱没有给贺晓和马小丽带来好运，大墙内外他们天各一方。

小说有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，意识流的结构和跳跃的行文，与都市不规则的生活流向和节奏恰如其分。对同一个事件，儿子贺晓和女朋友马小丽有两种不同的叙事：在儿子贺晓的叙事中，是“马小丽，她害了我，报仇”，“她花掉了那些钱，不要放过她，她该死”，“那个女人就是有毒的”。马小丽的叙述是：“是他离开了我，那些日子他几近疯狂”，“是钱伤害了他”。有了钱的“贺晓对一切都开始了不信任。他说，臭女人马马，滚吧，我玩腻你了……我要杀了你，二十万足够偿你的命！”

父亲贺红旗是哲学教授，为了弄清楚儿子事件的真相他到了这个城市。理性的父亲终于把儿子送进了监狱。他发现：在一个突发的事件中，会发现自己与周遭世界固有逻辑之间有了距离。钱让他们之间把彼此的性情走向了无节制的裸露，无节制的幻想，没有一个立足之地的平庸安慰！“人总是一往情深地把钱当自己最亲密的朋友，看到它总是在脸上浮着猎人似的微笑，其实，真正的猎人似的微笑是它，它能毁灭一切。”小说虽然也是在道德层面展开故事，但葛水平发现了金钱与现代都市病症的关

系，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欲望深渊中的千沟万壑。因此，小说也犹如一盏“机械文明时代的江湖之灯”。

三、现实、历史与“底层”的再发现

黄咏梅长于写普通小人物，并在最寻常的生活中发现不易察觉的隐秘角落和人物心理。《档案》的故事同样令人惊心动魄：即便在档案制度有了很大松动甚至不再左右人的命运的时代，档案对人的威慑仍然没有成为过去。表哥李振声为了销毁不存在的个人不良记录，几乎绞尽脑汁。但当表弟冒着风险为他除掉档案中的“炸弹”时，他在大学时代偷看女生浴室受到的处分并没有记录在档案中。他简单的个人简历平淡如水。有趣的是作为讲述者表弟的心理活动：

基于某种心理，我只是对我堂哥说，搞定啦，里边的不良记录已经被我冲到马桶里了，想找都找不回啦，要在记忆里才能找回啦！他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连声说，好兄弟，真是帮我大忙啦！当听到他这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里猛然一松。我相信我的高兴和轻松跟他一样多。我多次听人说过，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有感应的，因为他们流着同一个源头的血，基因与基因之间是会相互触碰的。此刻，我完全能体会到我的堂哥那种如释重负。它们与我对隐瞒真相的不安如释重负一样多。我是这样说服自己的，无论我怎么说出这件事情，结果都是——解决了。

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，不明就里的表哥并没有如释重负。在他那里，他那不光彩的一页毕竟被表弟看到了，于是他还是逃出了表弟的视野从此消失了。自以为有恩于李振声的表弟不仅深感沮丧：